

綠

普 及 本 三 百 冊
彙 華 本 五 十 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實 價 四 角

著 者 玲 君

出 版 者 新 詩 社
上海亨利路永利郵卅號

發 行 者 新 詩 社

• 新詩社叢書之三 •

綠

君 玲



版 社 詩 新

124

原

书

空

白

綠

君 玲

版 社 詩 新

七 三 九 一

原

书

空

白

緣目錄

前記	二
大街	一九
二月的 Nocturne	三
憶六月	二五
禁樹	二六
長明燈	三
樂音之感謝	五

公園裏的一張椅	三六
火車	四一
寂寞的生物	四三
白俄少女的 Guitar	四四
孤獨者之家	五二
憂愁夫人	五五
寂寞的心	五六
到果樹園的路途	六〇
夏之感覺	六五
藍色的眼睛	六六
樹蔭下	七三

鈴之記憶	二〇八
殘夏	一一一
期待	一二三
秋至	一二五
古舟子詠	一二七
讀舊日友人書	一二五
秋	二二六
棕色女	二二八
山居	一三〇
九月	一三三
園林下	一三五

河上	．．．．．	一三六
古城之月	．．．．．	一四〇
面網	．．．．．	一四一
夏日之花	．．．．．	一四五
傘	．．．．．	一四七
△IIIa 廣告牌下	．．．．．	一四九
詠樹	．．．．．	一五二
呼召	．．．．．	一五四
歌	．．．．．	一五七
永恆	．．．．．	一六〇
帆	．．．．．	一六二

噴水池	一五
窗	一六
雪	一七

前記

與會來了的時候，一切於我是無須乎吝惜的，我常常利用我的瑣碎的時間：美麗的午後或者淒厲的的夜晚，同着四周的形影，景物，做懇切的晤談。我曉得那時我同他們之間的距離，與他們存在這比微塵還的小的時間的意義；我放縱了那不羈的情感，做一個喋喋不休的主人，而使我的客人在旁守着沉默。這樣的時間是不可多得的，正如這樣尊貴的來客；一個絲結的網能有多少載量的力量，我聽見他們的珍重的再會，我看見他們陰鬱的走出門外之後，把沉默鬆開了領結，我聽見了在宇宙中他們喜笑與縱談的聲音，我看見了幻想，不是命運。

我不能再訴說些什麼，因為我已經噤然；但是我常想把過去的聚談收攏起來，

啊，那是何等美麗淒厲的約會，爲一個少年人所不可忘掉的。我珍惜我的詩，並不是因爲鐫銘着青春的紀念碑的緣故，而是在那上面，能找出一種畫冊的功能，草繪着一個生活在現時代的人的意識過程，他的孩童的憧憬及悲哀，及其紀錄在這上面的一個人對於四周景物的生疎與熟習，他的孩童的歡欣及恐懼，什麼事物能再比這個更親切的呢。

收集在這小冊中過去三年零碎的畫頁，是一束脆弱的記憶，作者對於這種傾向的滋長坦白地承認了。重覆的說，牠是脆弱的，牠可以被縊死在婦人的髮絲間，牠可以做爲微風吹落的花片，以至溶化到沒有骨骼的白雪的那樣柔弱的程度；却又彷彿呈現在朦朧的霧中的鮮花，那麼缺少明朗性的窗前陳設的樣子。在不調和的氣候中，更恐懼着不可測的氣候的侵襲，戰慄地，憂鬱地。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完成了一首詩，即使是一首小詩。我所希望於我自己的

只是能做一個平安的旅人，多同四周的景物有熟悉晤談的機會，在這生疎的行程中找到我的親暱的家。我寫詩是「問訊」，我是「寫着寫不完帶問話號的書信」與我的客人，我的嚮導者：

測樂園的途徑，

該從那裏走呢？

三年前我踏在古城一條廣闊莊麗的大街上面的時候，我的情感就被有機體地組織在我的第一首詩作中。自此以後，我永在跋涉，我走過了遙遠的路途，遇見了不同的氣候與景物，我意識着這條路的旅行是沒有窮盡的樣子。雖然用詩做了我的手杖，我鋪開了我的地圖，羅盤針，我始終找不到路途的結點；這時我感覺到了自己現實的悲劇，借了醫生療養院的機械，我開始在試驗室中做解剖的工作，我忠實地在畫冊上紀錄着自己的命運：

因為我是寂寞的生物，

他的週轉將永無終止之時。

可憐哪，一切對於我還不是等於烏有了嗎，即使是詩，我感想到詩的經典的虛偽，而我的矛盾更擴大了：

行路牌擺在前面我踟躕着，

風向要把我向那一方面去吹呢？

又是一個不着邊際的問訊。不用說，這個問訊也沒有得到解答，我的感覺已經與在凋殘空覺的園林中的秋天的冷有比並的程度。

我讓空白填滿在我的畫冊上，在我的筆記本上，幾乎有極長的時間。

這樣，我的旅程帶着我跨過了明媚的春，魅惑的夏，肅殺的秋，而到了嚴肅的冬天。雖然相隔着不近的距離，我對於四周的景物，是常青的，興會來了的時候，我接待

他們有如我的戀人。述說我們的經驗有如多年不見的老友。我嚙舌，他諦聽着；我喜悅，他鼓舞着；我哀哭像一個在宇宙上無人看管的嬰兒，他安慰我，像遵守一個神聖的盟約。

當我惘然地立在爲白雪所蓋滿的山嶺上，向四周張望的時候，我看見閃爍在遙遠的迷茫的霧中的幾顆微弱的星。他們落下來，在廣漠的雪上找到他們的印證，我向我自己發出疑問：

「這是我過去所遺留下的痕跡嗎？」

孤寂的山頂上，大風挾着雪片襲來，我站在那裏憂鬱而顫抖。啊，我願有多幾隻手足，有一種野心，把這巨大的山的形相改成平地；或者我想飛出這個地面去，讓自然給我一個新的啓示。顯然的，這兩種情形於我都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做一個奔馳的野獸，我只是一個受傷的禽鳥，他之不能吼出震驚原野的雄聲來，也是當然的事。

雖然如此，這個帶傷的小鳥却還在掙扎着，相信他的翅膀，相信有一天他啄食在人生的智慧，美麗，與不朽的真理裏面，只要一種信心的維持，那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正確的說，我該稱我的詩集爲一束幻想的書簡，牠是一封封對於世界，人生及其所生活的人的問詢。在其中縱然有不少屬於孩童的幼稚的問題，爲他的對象所不能接受，或者沒有被賜與回答，到了將來的一個時候，牠總會對牠自己滿意，因爲代替那廣闊的田野的，始終應當是歡愉的綠而不是陰暗的白雪。

玲
君 一九三七，二月，二日燕京。

線

原书空白页

大街

飄蕩着依樣來往的行人，

熙熙攘攘的大街感到寥寂了的；

風自異地帶來的音訊，

是從未知覺一個陌生者的邂逅哪。

參差的枯樹枝下雖間也圖繪着

異國幾點鮮豔的明快情調，

但亦從未被投之以驚異的顏色。

快鋪過了一年的季候，前面

掀來迷茫冷霧一片，

冬之旅是這樣的悠長了呵。

銘刻着幸福之字，燕語呢喃着

在幸福者之家，仰天的屋簷

已這樣缺乏了古代帝王的香味。

古城輕歌着過去的五月，

(五月的年華是這樣的輕快呵)

綠茵裏隱藏着春天的笑靨，

紅的牌坊也沒有擾動了蔚藍的冥想。

明空下更是網蔽着一些絢爛的故事的，

那輕煙從戀女的嘴邊，

醉樣的矇矓的笑中是漾走了呵！

旋轉着懶懶的影子，

JAZZ 從大飯店裏溜了出來，

沒有知覺的，顧忌着

不驚擾的就投射入蕩漾的波面上，
小唱一聲，飄忽地
又狡猾樣的飛走了。

這樣遼闊的天空，消沒着
一行列的鴿子，翻覆着一片黑白，
曳着明快的鈴聲，更帶來十二月的夢，
十二月清朗的夢呵。

熙熙攘攘的大街感到寥寂了的，
冬日之旅程是這樣的悠長呵。

二月的 NOCTURNE

渲染以錯綜幻覺的織綴，

樂園鳥翼下伏貼着的春要蘇醒了。

乳的月光從北極海面升上，這樣淒冷
呵，那裏閃爍着你底憧憬的眼珠子呢！

亞細亞寒帶的颶風，帶來了

遙遠鼓噪的原始人的舞樂

野火燃燿着，這黃金之林

會告了我藏着遺失了戀歌的寶地嗎？

悉悉地，索索地，聽着

這麼靜，夢在沙漠中航行

沉落的 *Elint*。終絕悲愴的時候

東方駱駝隊已經掠過鉛色的長空了。

憶六月

六月爬過窗格的班影
輕輕恙啣着，
夏夜豔粧以奇服出現

憂鬱的雷的噪嚷聲，
草原中夢的集會

也被煩燥驅散了緋紅色的行列了嗎？

老舊的黑樹尖

聳然地，向天

吐出推不過閉塞的熱息

主人菓園裏墜下來

葡萄的未熟，

也已這樣的增加了酸辛味

翻覆着漸不見了

看淋漓中

高低隱沒的六月在浪裏打滾

再也聽不見憂鬱的雷聲了呢

乾燥的草棚裏

寄出一曲懷遠的相思。

禁巒

赤道線外，椰子落下了

豐熟的氣候，

沒有人窺得見，熱得發蒸的
雕飾於天邊外的幾點白船。

一天，世俗疾惡者不慎，瀉以
茂深的海

在那高林下的奇麗，
我知道我的遙遠地
幽禁着的天堂之鳥，
是怎樣被拉曳去受了傷害。

暴風雨的日子，在那裏
正好供着扯打漁網的，
鮫人或許在紛爛的浪沫中出現呢；
但我卻在安靜的黃昏燈邊，
聽着海上的人們
數說海中帶來的奇蹟。

探珠子的人說：「那海水是深，深得澈，

那聖地之下是纏繞着幾代以來從未發現的紫戀的。

那一暮晚，聽見鮫魚擾動了

淒碧的整個的海，

人說這禁樹裏有無數

深埋着的悲愴，綺麗，

但人卻從未照見這些珠寶的葬地。」

桃·色·的·天·，·肅·穆·地·，
向·旅·人·道·了·平·安·；
遙·祝·着·我·的·鮫·人·安·甯·，·呵·三·角·帆·則·已·經·
鼓·漲·起·，·滿·滿·地·呈·現·了·
海·暴·的·凶·惡·顏·色·。

長明燈

長明燈

映着幼年的棕葉，

悉悉撒撒外面晚年的雪景哪！

多靜，看

兩線星光

南北極地飛來，

集會在一處。

臆念拉下一層淺藍色的遮幕來

搖晃着長空上的人影，

數着一個，兩個……

東邊，西邊，對面地走來，

燭光卻是這樣地不能鎮定呵。

冬青樹古典的點綴哪，生命

沉澱在輝煌的光亮的奇異中，

做一次的游泳，做一次的涉渡，

聽見了蹣跚的幻覺的移動，

聽見了協合的心琴的音響，

這樣一個傑出的畫手呵，描下
卻只是一張沒有點跡的白布。

兩隻星座踏着

是兩條不同的路，翱翔地

飛去，向着不同的方向飛去了。

震懾着的燭光之下，於是白熱地

映着快燒完盡的

悲戚的知覺。

樂音之感謝

搖擺的傘下散射着

一線地，無數線地，

模糊的樂音之雨呵！

沖積下，沉默這麼久，

火山的石層，

隱藏的戀如今被挖掘出來了。

模糊之雨又蒙裹着黯淡的嗚咽，

藉着飄，飄的樂風，我透睹了

你尙未變遷的面色。

Madonna 的輪廓，飄來，又飄去了

樂雨再黯然的咽語

唉，我們永遠是線外的人們嗎？

撥開那傘外網羅的

各種的點線，這樣豔麗地

紅的音，藍的音色。

但音之線可拉繫起戀人的心的嗎，
我會深深的感謝着一次，千次的，
如欺詐的經典果變成真確的誠實。

看不見飄，飄在模糊中的音線，
聽着黯然的，嗚咽的雨
已經漂流得這樣遠了。

公園裏的一張椅

公園裏某角落的一張椅，
昏晦的路燈，

淒然的照他這久，
不動，孤伶的。

褪了色澤的椅背癢癢着，
凍得振齒的抖；

枯枝積霜壓下來的重寒
也在訕笑着世態的炎涼嗎？

清冷灑上了道一條路，也沒有
一絲動靜，夜是深得使人顫慄了，
他還在等待着什麼呢，這樣羞澀
欲始終默着，像忘掉了啜泣的身世似的。

臆想着過去夏季的繁榮嗎，

幽會如秋日的黃葉落下去被踐踏了。

新嫁娘所矜誇的蜜月呢，蕭索地

也生長成深古銅鏽的塗污。

寂寞的公園，寂寞的椅，

卻這樣缺少寂寞的人的來訪啊

路燈的昏晦的眼睛，衰頹

照着椅，是空了位的椅呢。

無語，孤獨地，椅子竟忘記了瞌睡。

斜在地上的影子望着天，描畫着陰霾的天，

啊，清寒的冬月的周圍，

已霧煙的蒙上了一層暈了。

火車

從東方開過來火車第一輛，

從東方安舒的載了來異域的貨品，

到晚間，又同西方講交易，

好冷靜的站台遂即不能自持。

黑人在車頂上莽蠢的大歌舞，

田野風只缺少他合適的 BANJO，

可是他也興高采烈，並不爲意，就由晚吼到早，又從早吼到晚，穿過了山溪，邁過了平原。

乘客早已不勝旅程的顛簸，

滾輪還何其如此的喋喋呢？

懷鄉者剛忘掉睜眼思索事時，

車笛又在那裏囉啕他了。

寂寞的生物

我是寂寞的生物，

棲息於無聲息的礁島間；

海洋風吹不掉一千年來的積岩，

這裏永收獲着靜穆，

但並不是幸福的航海。

揮發着嘍嘍低語的，

是我化外的冥思；

寄生於醇藍色的燈幕下，

蔓延着對於天國的景慕，

每於秋至的九月新晨，

則悠悠散散的述說第二世的夢。

海不在沸騰嗎，

是吹起蘆笛的土風舞；

請把那沛沛之音節再唱一遍吧，

我喜那澎湃的單純響。

昨日飄來裝載厭世思的貨船，

停泊在無風的港灣；

海潮起了，

我揮着帽子，對他說：「再見！」

將怎樣以單純的低音去吹動那蘆笛哪，

大洋中的波瀾亦一定永遠振蕩不止的。

夏天不在彼岸嗎，

還淒楚着什麼哩，我的單戀女？

因為我是寂寞的生物，

他的迴轉將永無終止之時。

白俄少女的 Guitar

掛在牆上的舊六絃琴，

沒人動已這多年了，

主人飄落在異邦，留下牠

廝守着沾塵的空室。

屋角陪着破敗的蛛網，

學會了啞，牠冷漠的

四方觀望，也譏諷的低哂。

正好去學習哲人的質養吧，

什麼祕奧的玩藝兒不就祇是浪費？

廢墟下游人口哨遠了，

一樣的曲調，

你唱出昔日的閨愁啊，

你歌出舊帝國的傾覆？

給人神祕的奇想的，Cello型

的嬌嫩質，卻也老了；

聽到了你的微細，也同時

想到你主人手的纖瘦，

有時你伴奏得哀怨，

美麗的你的主人，

也是這樣的悒鬱嗎？

在同一的地方，在不遠的領域，

幽暗的調子響着了，

西班牙少女的 Tango 啊，

蘇維埃少女的國際歌啊，

你呢，你祇歌出你的苦寂。

陌生人走進藏金屋，

刷下塵灰就把你取下來，然後
微笑地，

運用他的純熟的手法，

聽衆全讚嘆了，

但我知道有缺陷的，

你忘記說出你的心來了。

你的主人在國界外，長年

梭巡着，幾次被拒絕了進境，

楓葉把縐紋的帷幔染錯了色，
恐懼着是枯顏的花的殯葬嗎？

（孤獨地，孤獨地，

失了主人的六絃琴啊！）

告訴我，你被銷在

修道院多少年了？

四周牆上都被暮氣薰得黑黃，
落寞的也沒有得到神的指示。

告訴我，你的主人

失蹤已多少年了？

你主人臨出外的時候，

曾吩咐你一句什麼祕語了嗎？

孤獨者之家

低噓着酩酊的調子，

孤獨者的夜行服常是沾染着濃厚的酒味的啊！

當乳白的風搖曳着的
車輪，發出侷促的回聲：

「何處是流亡人的家呢？」

在什麼時候，推了你來了，

在什麼地方，

可以存下你的彌滿的步伐呢？」

他便答道：

「孤獨者是無須乎抄寫家的姓名的，
他可以歇息於侵蝕着煙靄的天風下，
但他必須攜一把破裂的手風琴，
他會有嗑飲異域的茶的习惯，
他并要帶着少許吉普色野性的氣質。」

金色蠅營營欲睡，

吹着寥寂的東洋風的笙笛樂，

窒息了土人懷鄉之心。

但雖古埃及的綺郁風光，

又何能療愈旅人過分之幽思。

縱然這熱帶早已種滿了一層年代，

遠瞭那蒙着奇異的藍色之異方——

南國的家，

水天一色，

幸苦的夜行人啊，

那末還希求着什麼呢？

憂愁夫人

那撲過來的，

不是憂愁夫人的翅膀？

蝴蝶的影子該向何方移動，

覺得難捱嗎？

啊，我的淚真怕爲牠落下。

天上豈有純淨的雨珠，

來滲透我們的心臟；

小小，大大，踱過去煩長的生涯，
慣住在無溼潤氣的圈子裏。

祇是從小小到大大

悵望着廢在倉廩的希望；

再沒有吹口哨的心緒了，

何況紐結的樹幹又深植於憂患下。

不要怕，憂愁夫人不會跟從我們一世的，
在開花的五月草原上的青天，

那飛着我們前途的箏不再遙遠了，
從世界的盡頭也流出融化的冰塊來的，
又何必苦苦計算着創痛的顆粒。

哀傷也是無用的，

且以汎瀾的心情切記着去的慰語吧：

總有一天，這凶惡的世界該變了樣，

那時我們會不嫌瑣煩的

重溫我們逝去的孩子的夢了。

原

书

空

白

而我，我還得等第二個春天。

我的心是寂寞的，

因為他埋藏有不能言語的隱匿；

羅盤要指在那一方才能加重了鄉土懷戀味，

行路牌擺在前面我踟躕着；

風向要把我向那一面去吹呢，

我不敢用寂寞來呼喚我的名字；

永遠是在冬天的啊！

有沒有盡頭呢，我不知道。

到果樹園的路途

鞭轆的車輪便如疾風般飛馳過去，
這樣於是使他對於世事更善忘了；
前面的四季，帶着不同的顏色，
轉起來，
他執鞭不動的站在車上，
他的眼睛則站在軸間，
顯現得這末衰老，

又好思索地。

途中有風，有雨，有更大的霧，

牧人呼哨着，在晝間，也在夜裏；

不管小田舍旁的溪壑，

抑或大平原下的流水，

都構成這末可耐人尋思的圖案；

他額上的縐紋也頗堪比擬的，

只是更深陷，更彎曲。

久無人跡的古道，

無邊地。

看着過路的山川，

默念起荒蕪了果園的恬淡呀。

熟睡的孩子口中輕輕的數：

『一，二，三，四，五……』

夢囈地。

抓住沈思的煙斗，

又拉起韁繩來，

想啊，想啊，

儘管多感之心多產明快的西班牙小景。

而燃燒的陽光則火燒地，在頭上，

『只是一年，』他想着，『啊，一年……』

就這樣輕易的過了春天，夏天……

陪伴的煤油燈油漸熄了，

灰色的窗從窗紙透過來，

魚白地。

睜開混濁的眼睛；

『唔，又是一天了。』

到那市集便是最後一站了，

車又奔到荒僻的村落裏；
乾棚中蒸發着稻草的吞氣，
把疲乏早就擲在車箱後，
些微未動，夜也出奇的靜，
只落一聲輕嘆：

「唉，怎麼還這末遠？」

夏之感覺

竹簾外於是暮色如水了。

那樣浸溢着南歐色彩之街哪！

在萬頂蓋下的透明禮，

是青色及薔薇色組成的頂禮羣，

市上并有新鮮的白色飄蕩。

綠油油的則是一直線的彩球，

在魚鱗型的團轉。

那琉璃燈下的圓形水柱，於是有人
看碧沉沉中魚的游泳。

滿爲閉塞所主持的晌午，

間斷的汽車笛也遙遠起來，

多言的鸚鵡在廊下靜靜睡覺。

悠悠的千山萬水哪，

在那裏，就在那裏，

有織就的錦鋪的夢。

早熟的花噴射出又落下，

各處滴落的水點皆有清涼味，

一切噪音，一切雜亂，

都漸漸的稀少了，漸漸地，

啊，已立夏了。

藍色的眼睛

每當我躺在大圓椅中已經就要睡了，

於是從每一個遮藏的角落，

一雙明亮的眼珠子便窺窺而來；

帶着貴寶石的光采，

藍得可以駭人。

我用僵硬的手掌同她示意；

「噢，我知道是你來了。」

但可惜我的脚步已被搓磨得全然酥癱，
我沒有立即起身之勇氣。

而且一到了清明天氣，

我便擔心着——

那一雙眼睛將又招搖在市集上，

搖晃着在那貪婪的棕樹下了吧；

我可以尋出她的腫子，

有與爵士樂相同的狡黠點，

盪惑地

慣延長野猫似的怠倦之音。

往地，

她會不大吝惜的爲我前面做兩隻明燈，

我便也做一個環繞她的衛星，永久地；

終有一天，我能脫開軌道而把她捉住，

但我並不是恰當的買主，

這我也是很知道的，

我只能用宗教一樣虔誠的情緒去注視她，

並且我只能做一個環繞着她的衛星，

永久地。

這樣，我便有了兩隻
藍色的眼睛，
這末魅入地，
在天邊外。
我思慕着，
啊，我永在思慕着。

樹蔭下

濃樹蔭撐開游人的陽傘，

隨着搖蕩的落葉，

思潮遂輕輕然從每一微隙間墮下，

一片片地，一層層地。

一串串是撒下的珍珠哪，

又無休止的，恰如那白日之夢。

可是這層層堆垛起來，

表示永也說不完

爲靈魂所控訴的故事，

也許不能忘掉

呈空的舊日錦匣呢，

一切，一切都依稀不堪想像了，

而思潮只如抑制不住的瀑布沖流下。

縱怎樣也掃不開如許無謂的紛擾的，

他的聲音每跟蹤着昆蟲的喻語：

「這些，都是無用的了。」

而思潮仍無間歇的，
不斷如米粒的篩下，
隨着那落葉也無間歇的，
沒有間歇的，但頗有一定的程序，
直至全然把樹枝裸露了爲止。

一片片地，一縷縷地，
是數不盡紛亂的思潮啊！
游人漸入平安的夢了，
太陽光已移至屋頂上。

睡意

靜聽啊，外面是有人歸來，

還是感傷的風來輕彈門戶呢？

從好遠就聽見熟悉的，

步步將近了，又剎那消逝了，

又靜聽一隊伍由遠方走來。

桌上時鐘永遠不住地，
ta ta ta ta……

幾番由矇矓的睏意裏驚醒，

一束金星遂搖散而下落了，

耳邊昏然地又聽

有人從樓梯上騰騰漫步下來。

爲什麼呢，總是幾番惡意的騷擾哪，

一次，兩次……唔，我不能再等待着了，

想那醫紫花叢的泉水旁，

搖晃着一夜參錯的蔭影，

仙跡也在零落的花園中吧。

幽沉沉的大鐘，又追憶起
四十年代的往事了，
那裏，誰在追蹤前面
那一羣挑達的夢？

舞女

人們舞在酒中，

杯裏所映照的影子彷彿歡樂無盡的樣子，

繁雜的管絃樂，

又在肉感的噪叫了，

酒館的歌女在那裏縐眉。

漫漫無邊黑暗的王國，

遺留在這一角的人很少能起

零碎的身世感；

是的，他們從來本是健忘的，

整瓶的酒傾在杯裏，杯裏有他們

歡樂無盡的影子。

出自喇叭口的聲音即使怎樣的雄渾，

近代人的悲哀牠是不會完全蓋住了的吧，

而這裏，我們還看見呢，

那個歌女會繃緊了她的眉頭，

當歡樂的 Fox-trot 又開始的時候。

成千成萬的眼睛，

會如噴花筒似的向她身上射來，
那裏是含有惡毒的成份在內的。

做與慰藉人的管絃樂呢——

亦在做怎末非善意的揶揄哪。

FANTASIA

掛在山角的燈是永不會熄的，

這是她的標識——

她的憧憬。

在這裏她深怕，

因爲人跡不到，

那暴風深霧專橫的緣故；

因之她又生長一隻好擬想的眼珠子，
但這個眼珠子並不屬於她的，她知道。

暴風深霧的絕跡地帶，
是有害於她的體質的，

幾次她想試着

一個人離開這裏而失敗了，
她終有點怕那不測的氣候。

每夜窗外照例送來

掛在山角的大黃月亮；

還有 Serenade 呢——

然而這到底是屬於另一境角的事。

她的眼珠子因常在濡溼的時令裏
而漸漸模糊了，疲乏了，

她等着呢——

在天上的永久也這麼靜謐嗎？

仲夏夜

又送進一絲清涼的風意，

牠說：這是仲夏夜了。

隨後，窗格外便迭次送來信息，

催促的吹噓作夢著。

這是明麗的季節了嗎？

我只聞到你從牆角

帶來潮溼的往昔氣息，

但這則最使我煩燥的，而且感傷。

我應當起來開窗，

問你還帶來了什麼，

或走到悄悄的靜巷中，

悄悄的與你講述着一切啊，

我卻始終變成一個羞澀的客人。

我這樣摒棄你於門外是不對的，

唔，我的心情已隨鄉愁泛濫起來了

屋中還是散播着潮溼味，
明天又該是霉雨的天氣了吧。

夏日之雨

是在何處呢？

你蜿蜒的從一片煙霧中

顯靈而下降了，

然而我們並不是陌生的朋友。

是的我們本是舊識，

我會深記你而不能忘，

因為你太溫柔，甚於你的

一切孿生姊妹，

但何故呢，

這次你不休的告我許多

許多夠我思索而不易解的事；

你是高大了，你的年紀已經成熟，

但愛你的人的年紀也許大得比你還快，

已往你的性格有多少是

存留在甯馨的處女髮絲裏的，

現在你欲呈現以何種姿態爲宜呢？

我們是許久不見了，我知道

你會跋涉過一個很辛苦的旅程，

而今你又哀哀的告我許多

許多超過我的陰鬱

所能了解的陰鬱的事。

可是，夠了，我們都是同病者，

但你實不能用言辭表出你的內疚，則哭吧，

哭吧，任性的哭吧，那於你我倆都是有利的，

人將說你太狂野而厭煩你，

我則深知你過於我倆以外的人；

我喜歡你，因為你的悲傷

大半是屬於我的，

我的，你的，及我們共同的。

并且你是坦白的，而且樸真，
雖然你再不是已往
那樣一個溫存的少女。

自由射手之歌

「幾時我們應該相偕逃亡呢？」

「等春天飄來又去時，

花園中的草叢長滿了復蕪時，

一切希望，一切歡喜皆付以一炬時。」

「到那時，我們就要輕輕的從這世界走去了，
輕輕的，正與我們從前走進這世界來時一樣，

我們要第一次張臂高呼了，
我們也禁不住那還時時襲來過量的苦哀。」

「走出這陌生的監獄來，

我們另外找到一個親暱的家，

而你即將要做我的小母親了，

這是我會要求於你的，而你也曾默示於我的。」

「歡笑的時候不會感到孤冷，

即哀傷的淚珠也這麼緊密的把我倆穿連於一處，

永是無邪的孩子吧，我們！

更永久不休那只二人能懂的啾啾孩兒語吧。」

『可是，如我要悖犯了天國的禁律時了呢，
啊，那時你將要嚴厲的，

可是却滿帶着愛憐的淚珠，
責責我了，

我呢，也要悽慟的倒
在你的懷裏，

寧願毀滅了，
忘淨了一切，

而含淚的再說那
只二人能懂的啾啾孩兒語：

『唔，永是無邪的孩
子吧，我們！』

綠

綠的葉，

綠的林，

蹲踞於綠色統治下，

湧冒着水蒸氣的城市啊。

我記起了，

在遠方水濱下，

被我所切切思念的人，
有更超越於此種音色的神韻。

在荒島中能有這種綠的音韻嗎，
在古城中能有這樣綠的色澤嗎，
太陽漸漸轉移到沙漠中呢，
就是綠的果實也能不在車上變色嗎？

而這裏，却總有
綠的葉，

明顯或隱暗的

搖曳在綠的林，

更搖曳了整個夏天的綠的海。

憧憬

我有憧憬的流行症，

但我却不能說出他正確的徵候，

雖然他有笑靨，他有淚絲，

別人也有這樣相同的生長。

我被健康的紅色環繞着，

可是也常被冥暗的慘綠色所擾害，

我的本身是種種不同的構圖方案。

寫着寫不完帶問話號的書信，

我接連的把病候寄出去了，

最後我又靜靜的，

靜靜的把他們全收回來了。

有一朝，我真要吐出最後一聲顫悚了，

如果像西伯利亞羊羣一樣白的，

我的頭髮，我的鬍鬚，

同時我的萎謝的憧憬。

問訊

到樂園的途徑，
該從那裏走呢？

北方要有冰山隔斷了旅程吧，
向南太陽不會燒瞎了我一隻眼睛？
在西方我怕那數千年來遺留下吞人的莽原，
在東方我更怕那滔滔的洪水啊。

東南方呢，

還有昔日挪亞登方舟的地方嗎？

你是去過那裏的，

想你定會指示我一個方向。

（到樂園的途徑，

該從那裏走呢？）

魔魘

我的良人在墓園中，爲我
探出思戀培養在水波上，
一朵朵白蒂蓮全經你的恩澤而飽滿，
這裏遂洋溢了你的溫柔，你的嫵麗，
並銳敏感應着
我們愛情本體的嬌嫩性。

現在，秋天雖方開始，這花房

可是已耐不住他的寒冽；

哀頹的是我們青春共同的顏色，

而且徒然抹一層夢幻，

爲那大宇宙死滅的凍歌

做過分的傷慟。

你，束起野蠻風

那游牧女郎的圍裙而準備着的，

眼光閃爍着是欲向他方尋仇嗎？

外面那風的呼吸是不甯靜的，

我夢裏健康溫麗的小燕，
唔，請歸來吧。

我夢裏健康溫麗的小燕，
唔，請歸來吧，

疲倦已經噴滅

你眼珠子的火焰了，

我們還始終在這淒測的死林中馳騁嗎？

面前捲起那邪魔的風是不安定的，
繞轉的塵灰也在卜占着什麼啊，

請靜甯吧，啊，我只請求你

念出靜甯如 Lullaby 一樣的咒語，

我可憐的削瘦的黑衣巫女，

讓我們燃燒起命運的符錄來，

在森林深處的火堆上，

讓我們顫悚的觀望

臨死的愛情之最後睹注。

家園

米色的屋景哪，
滲入米色的射影。

我想着晌午了，那裏將
圍繞着寥寂的柵欄。

還有靜的河流吧，

映出舊日田園的青翠？

將不勝於這裏混雜物的感情，

當我啾着踏在地上的身影已經大了。

悠悠啊，二十年的行程，

只載來一顆不禁顛簸的幼小的心。

（幾時可再到那訣別故居了呢）

我將抱着舊絃琴，

躺在樹下
唱家園的歌。

鈴之記憶

悠長又連綿地，
是那遼寬的鈴聲吧。

如銀色之吹管，
冷氣透過做琥珀色神祕之林屋，
海上浮來薄晨的景色。

而又驟然變成蒼老氣息的，
翻開輝煌的古代舊事，
嚙舌在迷茫的夜裏。

我聽見了，閃動在吉普色野火傍
那奇異的車鈴的聲音；

我聽見了，在往昔莫斯科的遲暮，
那哥薩克騎隊的馬鈴聲音。

你交結了浮動的
青的天，水，樹，夢於一色，

又魔法的搖去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做爲時時思憶的依據。

可是，你終於斷續的消沒了，
只零落如過時薔薇的花瓣，
傳出單純的
遼遠之音。

殘夏

跨過夏日之雲了，

午後的雨給我最後一次的震懾。

在模糊的靜物畫裏，

我的瞳子明亮的透過含沙的風土。

那是用落葉編織成的花籃吧，

裏面浮載着凋殘的青春的飢瘦。

擦過消化了橙黃色的溶物了啊，
我伴隨着雲踏入另一個行程。

期待

瞭望尚未歸來的船帆，

我爲大海浪的恐怖所襲擊着。

天邊只有起風暴潮漲的幾種雲采啊，

落下的雨點又常是斷綫了的。

用六十歲的手杖敲點乾硬的地面，

又準備用二十歲的胃口去把一切容受。

唔，我的悲哀，已經深深的，

深深的溶解於遼闊的大海裏。

於是，遂有悠久性的呼嘯隨颶風而起了，

升降着又憂鬱的發散至於渺茫。

讓這熱帶之夜寂寞着，

永遠地，永遠地寂寞着吧。

秋至

火樹花之銀座，

一朝遂燃燒盡

蔓延一夏燦爛的盛景。

富於跳躍性的樂調弱了，

襲來的是 Andante 拍節的情感——

靜寂的醞釀哪——

天邊只隱一道線，
如天鵝臨死之歌，
慢慢流入地心。
唔，秋來了，
我祝他甯康！

古舟子詠

沉澱於那茫茫大海下的，
除了那蟄居的水族，貝類之外，
更於幽深之底奧，
找到古代沉沒了海洋船的珍奇；
灌進的海水，遂亦即裝滿了
關他本身怪誕的述異。

（這樣支離頹碎的破船哪，不知

在那一個年月被龍王譴入海底）

一枝修長的桅桿，

與他的寂寞並長；

一塊破舊的船板，

印跡着他的來歷。

鄰近，更有剩餘的舟子，

撲純藍海水入夢，

（在這睡多久是記不清了）

靜聽海上四季吹來的風濤聲，

即完全空洞的髑髏，亦難填滿
千百年來所承受的沉寂。

流盪過無量的海水哪，

只增加他對海的單戀；

但他手爪中還提着釣竿，

坐在小礁上垂綸，

他的頭顱彷彿依然能記得

那漁罾裏眩目的銀色。

把釣來的貝珠放在口中，

於是從大海之底，

分泌出他的意戀；

如溶質之解體，

吐出泡沫，

不斷上昇。

並且還吐出那漁罾中

閃動着眩目的銀色；

光茫與 Hamerfast 在北極圈

所顯現的夜中太陽有相等之奇蹟，

不分晝，夜，夏，冬，

照透四海。

吐出的將是模糊的言詞，
藉錯綜的字母，組成了
矇矓的文字；

吐出的將是眩人的彩色，
溶和着木管樂器

所表現出來的牧場青綠。

復又藉鶴鶴雲氣以昇華，
恍如受難聖嬰，

顯靈於往日航行的海上。

瞭望那已不可及的遠方城市，

（那才是他的生死地哪！）

他意象的靈魂，

遂與狂怒海潮，

並濺暴虐的淚。

他要唱：

『我是漁人之子，

我要在這裏等待

我的家屬，

我的友人，
我的愛人們的蒞臨，
但現在只有大海，
做我的單戀者。」

總有一天，
他的眷戀者，
將追尋他已往的路線，
入水做首次的海下探險吧；
那裏，他們即要逢到
慣喜掀風作浪的鯊魚，

藉他銳利的齒牙做指南針，
而爲來客訪求水晶宮之鄉導。

讀舊日友人書

隨着你的掛念，我的記憶
升至與輕氣球比並的程度，
然後又如噴水管之爆炸。
病菌遂源源襲入，
雖時令未至，
我已成重傷風者。

秋

秋天的冷與我心中的冷，
是等價的。

而我久寒的心，

又已全然緘封了他的蕭索；

冰凍的地面，我的思維

扎裹上憂鬱的詠歎調，

卽以最大的速度

向另一個季節滑去。

棕色女

棕色女，

鹽水味的棕色之戀。

海鷗羣的晴空呢，

我啣着歡樂的三月。

感傷症的季候風哪，

沒有搖動披你身上的棕葉。

如果棕色是你皮膚長年的保留色，
白色的該是我貧血的徵候了。

山居

午間聽騎驢的鈴聲由遠方來，

夜裏看山的眼睛巡邏似探海燈；

我的寥寂，你的冷靜，與

山的憂鬱，是

三位同一體。

牛羣，羊羣，風羣，

及穿過泉水之羣的，

那是山嶽的四重奏啊；

我們的皮膚，只隨我們的青春

做黑色的洗禮。

我的心遂為大山所鑲拷了，

我又成一個有信心的香客，

渴望着能在深山中朝見聖蹟的顯靈啊，

但我實不希冀目睹

那斷層岩石憎猶的面龐。

讓綠色在這裏做我們孤寂的標識吧，

讓我們永獲異教文學的禁慾感；

讓我永遠的戀着

有憂鬱味發散的山，我，及你——

我日夜朝拜的山中女神啊。

九月

澄明的九月瓷缸了，
印象的裝飾畫面中，
盲目魚悲鬱的游過。

到那未名的地方去嗎？
迢遙地，怠倦的黃葉
飄蕩。

從一地穿梭到一地，

從水草下向上吮

蠻女身上滾下的珍珠。

秋日是人間的冥想季了，

當盲目魚悲鬱的遊過

印象的裝飾畫面中。

園林下

把酸牛乳貯藏到舊酒瓶裏去吧，
我會想起褐色的女郎來的，
褐色的女郎，

在十一月的園林下。

十一月褐色之女，

讓我跟縱上你留下來的足印，

讓我深深的吻你的臉，手，
你的捲曲而垂下的華髮。

十一月的園林原是凋殘的空覺，

但我的酒瓶裏却永盛滿酸澀的液體呢，

你不看老年已經浮上我的舊 Guitar 的表面，

哦，我還能唱出我的無流行性的小調嗎？

十一月的園林裏，

隨落下無數凋殘的影子，

他映印在我所鐘愛的少女的心上，

而我的褐色的女郎即將抱着空酒瓶睡去。

河上

河上流着
緩緩的水，

岸上的紳士，

邁着沉思一樣的步伐。

瀦聚各方來的流質，

這裏是匯合着靈魂之諸相的。

抒情的溪畔遂穿插着流行的典雅趣味，
當貴婦人的髮上簪滿了五色的花朵。

古城之月

在百粒星的夜下，

她細膩的笑着，

戴上愛情的面具

并塗繪了小夜曲的臉。

我裝飾着黑種王子的華麗，

凝望她笑的眼睛。

我凝望她笑的眼睛，

并歌唱如一深情的樂手，

直至我全身被渲成魚鱗的銀色。

在沒有一顆星的夜下，

她躲在暗處縱情的笑着，

在急速的播音中展開她絢爛的服飾，

然後在我面前擺出狂亂的舞姿。

面網

蒙在面網中的姿首，
隔膜着一重現實感，
盆缸中的金魚吧。

透視過玻璃器皿中的景物，
就是用靈魂的眼睛，
斜窺也是徒然的。

石像的頂端遂有銀灰色的設計了，
雕銘着冷雋的低頭之姿。

倏然於缸外的人亦有被幽禁之感了，
在無數環條的交織中。

粗莽原是武士的本色哪，

然而在盲目的美人前他感到顫悚。

幾時把這面網放下呢，

幾時可以把這裏大陸的風沙曳去呢？

夏日之花

我看見美麗，抱着混色的花叢，
坐在夏日的樹蔭下。

她的神采，彷彿一個新娘

剛從禮拜堂裏走出來一樣的細膩。

我看見綴在樹下五彩的鮮菓，

珍珠的輝煌着如在大旅館的明燈下。

她的表情，隨着樹蔭下日光及月光的轉換，於是也感應着多光體的呈現。

我看見美麗。

這個幻覺的女人，站了起來。

把拋擲的花萼淋濕了我的全身，然後她便帶走了馨香的足跡。

傘

跨進松林的夾路了，
行人撐開幻異的傘。

通過了行人的祝福的傘，
通過了行人的魔咒的傘，

棲息在傘下的人是平安的，

即使在黃金的白日，

從那鱗列在天邊外的雲獸之羣。

在祝福的魔法的傘柄上，

鐫刻了花的智慧樹的崇高，及人的隱秘，

然後又藉小蟲及草木的傳播，

蔓延並封緘在寂籟的樹頂。

從松林的夾路經過松林的夾路，

從開放的傘到擁閉的傘。

Villa 廣告牌下

站在路中央，

我忘了是禁慾者，

可是我知道我是被

豎立於路前畫面上 Model 的

明朗性的姿態所魅惑着

而且爲煙霧所混蔽着

在廣告牌下。

站在路中央，

這裏的田野是空闊的陸的海，

惟其知道沙漠中的海圖

與廣告牌中虛無的煙霧，

有相同的無兌現性，

旅人是懷鄉者。

（吸煙女郎的姿態

與旅人的心的交錯）

招展的中國旗，在這裏

撒落下三種顏色；

藍色是她的眼，

白色是她的臉，

但我知道，更紅過她的嘴唇的，

是掛在茫然的旅人嘴邊

家園纍纍熟透的葡萄。

詠樹

你的胴體，

茂盛起來，

你有多樣的情緒，

從樹枝支撐出去；

只有你的意志是單純的；

『愛或被愛這世紀。』

大樹是了然於牠的神聖的工作的，

牠不斷的吐芽，生長，

以善善的綠爲牠驕傲的標記。

啊，你只管長，

高大不能比雲齊，

你只管綠，

葱鬱更沒有青空澄碧；

你將收斂了你的手臂，

使樹葉被顫悚所淨化了，

你將披下長髮而祈禱，

正如暴風襲入秋日園林後的嘆息。

呼召

把精氣吹入船中，

划到已經迷路的河中去吧，

在那柔靜如婦人之髮的河上，

傾瀉如乳色的鏡子的河上，

我們將驚愕的看到失跡了的影子。

划船的人遂吹了音樂，

默然的望着那帶上珍珠

並塗了上等印度香料的對手：

「裸着身體像貴婦樣的站着吧。」

我們將嗅到，

翠綠的蘋菓會有酒的香味，

而且夢從那破綻的軀體中，

如大量說謊者的言語，

與剝落下青翠蜷曲的蛇皮，

共同墮到小河與海洋交流的區域。

當我再試用破舊的漁網，

撈取并想重新獲得

這些奇蹟的時候，

我的伴侶已經哭泣，并且羞澀的

掩蓋上她暴露的肉體；

我遂知道這種徒然的希冀，

已經完全遇到極端悲劇的狙擊。

歌

在蔚藍的海，
她的歌，繫上透明的羽毛，
典麗的馳奔，
像幸福的游泳者，
追蹤穿過一重山又一重山
的小鹿。

從朝陽直至日暮，

她的歌，不息的升沉，

經過石榴花紅的太陽反射

下面七種顏色的旅程，

掠過每個路口，她沒有停住，

一切都是安甯，平靜。

每一個浪之尖端上沾黏着一支羽毛，

無數白鵝的羽毛，該堆積成

空中雲層的凝聚；

從無限的光波中，

她的繽紛的歌，在一片蔚藍的海，
卸下溶解的裝束。

然後，追隨着七種顏色的旅程，
她的歌，又穿過一重一重

新鮮明亮的心門戶，

像一個背擔黃金的播種者，

向着悠久的永遠，

她典麗的舉起舞蹈風的足步。

永恆

那一位天使，

駕馭着疾行的車，

望着世界把他的祕密

不慎地落在塵寰。

『追吧，追吧。』

（周邊行動像長了

雙翼的風輪）

「追來把宇宙的完全補上。」

走到沙漠，

那祕奧化成密集的森林

遮住騎士的眼目；

經過平原，

河海的汪洋攔住他的前程。

從此天堂缺少了一件東西，

人間添加了寶貴的「永恆」

帆

晶瑩明淨的象牙骨骼
組成精瓊甯靜的小白帆船，
她的脚下浸着流動的水波，
她的頭上頂着流動的雲片。

一半胴體裸浴水中，
一半胴體追逐天上

聚來聚去大白鵬鳥羽翼的雲層，
帶來氣圈外種種奇異的幻象。

映在水中的帆影這樣模糊，

移動在天上的雲象多麼自由；

那飛來的羽翼向她招一招手，

祕奧的海洋用戀情把她繫住。

天上行星與海底魚介同時奔走，

她不動的胴體周身受了顛抖。

『那些雲層是我遠方的親屬，

我可不是纏結於這裏溫柔的水族？」

「我要走我要不管

龐大海水的禁錮；

一向撫愛她的深，廣，

我還要摸索超過時間與空間排列的事物，」

當天晚上海中起了風波，

第二日海面上浮現一支骨骼；

水蒸氣中添加一片卸下的帆體，

大海洋與剩餘的屍骸締結了肅穆的婚儀。

噴水池

面向着你，散開

白銀緞的裙裾的女神啊，

人說你吮吸大地母親的乳汁而生長，
你却隱晦地遮蔽你的身世。

你象徵一株樹，佇立

在蒸騰的人間，你噴射

晶潔清冽的花蕊——
你的顏色，你的言語。

你不曾看到風，雨，雲，雪的奔馳，
這些衝出柵欄的詭異驕傲的走獸？
你不要模倣他們的表情與衣飾，
從掩映着你的四季的屏風後？

但你從未顯示過

『我應當屬於動物的綱目，
我本不是陸地上的產物，』

的言語。

你沉默。

你只是不住地憂鬱地旋舞，

若吐出對於河海的戀思；

雖然你韻律地揚起水沫的拍節，

對於你移植的地域，你沉默。

整個梗幹應當是花蕊的噴射——

增強她的言語，她的顏色；

整個植物應當是葉叢的墮落，

把這個大城市的邊際完全埋沒。

窗

推開閉塞的窗，

讓泛濫的金色的陽光

湧進來與古屋的陰暗起了對流；

讓我如朝日在旁邊伺候你的蘇醒，

啊，睜開睡眠的眼睛，

讓我把傾注的吻泉水的射入。

當盲目的古屋睜開眼睛

的時候，她望見光，

牠望見了如畫的山川，廣垠的平原；

你今天爲我張開了禁閉的窗，

使我看見你的愛惜高貴的佈置與裝璜，

我看見了永遠。

窗開着，窗閉着，窗閉着

由自然的奇幻做牠眼眸的更換；

藍色的天，青色的水，綠色的平原；

我們看見了溫柔的窗，幽靜的窗，美麗的窗，

喜悅的窗，哀愁的窗，佻達的窗……

你的善於動靜的眼睛的表情正合牠一樣。

春天過去了，不久

即傳來夏天急燥的脚步，

讓我們關上窗戶，防備暴風雨的侵入；

記着光榮的愛情也有蒙難的時候，

讓我們手攜手靠攏地對坐着，

閉上眼睛回味往昔所受的甘苦。

雪

這裏，嚴冬駕御着載客的大車，
轟轟地由遠方馳過：
山川封鎖，草木蕭索，
一切屋頂也都被塗上了白色。

我連忙在屋中收拾茶具，
我知道是你來的時候了，

屋內的光亮頓時開朗，

四周的牆壁像是刷上了一重新漿。

啊，你沉靜的來客，

使花鳥無語，自然守着他的寂寞；

你既安詳而羞澀，你怕照見燈火，

你躲開太陽的殷勤，他的貪婪地搜索。

今晚是甘美之夜，我們摘下星光和月亮，

並且熄滅了一切宇宙的光熱；

讓溶溶的白雪跨過溝壑和山谷，

明日你帶我去晶瑩的冰河。